

天马来兮撼吾神

——观兴安画马感怀

赵曼彪



图，一马筋骨毕现，其态却温；一马呆萌，神形则妙，多以俊逸和抽象为之，留给马与人自由与遐想的空间。

兴安画马，多以情入笔，以爱入墨，尺幅之间虚多实少，常现形神飘逸之妙。古人言马曰：“天然胜于人工美丽；于动物而言，动作之自由即构成美丽之天然。”兴安之蒙古马重诗意、少传统，多是静中有动的神来之马。

兴安画马，其意深远。今人之于马，羁之、匠之、笼之、轡之，以剥其自由，多高大猛烈趋于温柔敦厚。而兴安之画，描马之舒展、空灵，写马之儒雅、唯美，以见马之真精神、真自由，不可多得。

《卧马图》中之马，虽处于静态，由于把马置于特定的神境中，便感受到一种为创造艺术效果而产生的思之颇深的立意。《醉醒青山老》，令人想象，此马一旦奔腾起来，将会出现怎样壮观的情景？《骏马图》，则是兴安泼出的一匹黑鬃，隐藏着野性，以及对自由的渴望。

由此可见，兴安画马是有所寄托、有所思考的，如他所说：“在我的感受中，马不是马，而是时代的精灵，是我对草原的梦，是儿时的记忆，是志在千里的情怀……”

纵观中国两千年的画马历史，可谓异彩纷呈：汉马雄健、唐马神骏、蒙古马剽悍……更有周穆王的八骏、楚霸王的神驹、关云长的赤兔、唐三藏的白龙，从神话到史籍，有多少名马良驹与主人一道载于史册，名垂不朽。

然兴安之马，如天马来兮。构图大胆，大笔舒阔，小笔情浓，马之印象、马之心情、马之神采，尽在淡淡相宜间。有人说，兴安赋予马以新的生命，其实，兴安之马表现了他的心灵律动与艺术的独特追求，从中，我读出马眼神中流露的真诚，马蹄上展示的豪情，马骨中隐藏的志气，马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性！

兴安画马，无人强之，无利诱之，亦无人劝之，皆溢于血脉，犹若天马来兮，骏骨龙种，观之心动，品之神振。马于兴安，乃驰骋于梦里，奔腾于血液中的一方精魂。

雨后的周末，阳光洒在路面上，反射出五光十色，让人目光有些迷离。火热的夏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一场盛会。百余位著名作家、画家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会聚一堂，赏画叙友情座谈艺术，充满欢声笑语。

盛会的主人公是一个蒙古族汉子，叫兴安。兴安，职业编辑，但头衔颇多，评论家、散文家，现在又多了一个称谓：画家。自幼学习绘画的兴安，早在中学时代作品就多次参加黑龙江省和北京市少年美术展览。大学却没能选择美术专业，而是读了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后进入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级评论家班，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艺术评论写作三十余年。他从从事编辑工作，为诸多作家、作者编文校稿，出版过百余部读者喜爱的著作；作为评论家，他为著名作家特别是初学写作者，撰写过很多评论文章；他在作家、编辑、出版人当中耕耘了几十载，也结交了很多好朋友。最可贵的是兴安的为人，他有着蒙古族汉子的诸多优点——正直、大方、豪爽。

认识兴安已二十余年了。当时兴安正在编辑我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创造》，故而我们经常在他办公室商讨版式、小说内容和封面设计，一日，偶然发现他的桌上有几幅彩色的马，或卧或站，或跑或仰天长嘶……

“这马是你画的？”我用质疑的口吻问他。“是的，老兄多提意见。”兴安埋头整理着我的书稿，说，“写小说的人多，写工业题材的人不多，写得好的就更少了。这如同画马，画的人很多，画蒙古马或者说画风骨别样之马的人不多。”

我知道他的话一方面于我是褒奖，工业题材现在的确少有人去写，即使写了，也因缺少企业或工厂生活的经历而写成四不像；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画不一样的马，做不一样的画马人。

“我不是‘画’马的人。”兴安放下书稿说，“我只是用个用笔墨、用心‘养’马的人。”

此刻，我对兴安的“画马说”不仅感同身受，亦产生了几分敬意，善画马者众，善用心画马者少矣！

自古文人画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魏晋始兴，盛行于明清的独特的艺术种类，流传至今。

兴安以马为主题的水墨作品，临摹唐代、清代以及日本的经典马册页《集古十一骏图》、水墨马手卷《五骏图》和扇画等，都没有离开一个主题——没骨之法下的心爱之马。

“小时候在呼伦贝尔，我创作的第一幅作品就是马群。后来到北京，一直坚持画到十八岁，马逐渐消失在我的笔端，我成了一个用汉语码字的人。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有句诗：‘无梦到鞍马，有意工文章。’这或许是我的写照。”

在我们谈论小说稿件之余，逐渐谈起马来。我是满族人，兴安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都属于北方游牧民族。马，是我们民族生命的一部分；爱马、敬马，是游牧民族融于血液中的基因。他说：“我画马、爱马，经常在梦里与马相见。我的美好心愿，就是骑着马在大草原上自由奔驰。”这又何尝不是我和我们北方民族心里的一个图腾、一个愿景？这个图腾里有祖先金戈铁马的雄姿和气势山河的长啸，这个愿景里有对祖先的怀念。

在一次品茶时，我对兴安说：“马是你从小与之相处、与之神交的一个伴儿，所以，马回到你的生活和梦幻之中便是一种自然，一种水到渠成。”他边喝茶边说：“当我发现文字已无法完全表达内心的时候，画画是一种特别好的形式，这也是我重新拾起画笔的缘由。画什么呢？自然是我心爱的马。”

兴安画马的方式与众不同。他爱屋及乌，寻遍了内蒙古大地，收藏了几乎所有与马有关的物件，像马鞍、马镫、马鞭、马嚼头，还有蒙古族驯马师专用的马汗刮，只是遗憾的是，他没有养一匹真正的马，但在他心中，早已住着一匹马、一群马，一匹匹、一群群驰骋疆场的烈马。

兴安画马，多以潇洒自如为主。一幅马的单匹静卧图，俯颈昂首，撒尾扬鬃，不见其身，不见其目，唯留想象空间；一幅欲奔图，蹄掌两跃，肌腱隆美，似垂柳，悠闲自得；那幅二马

了运河。时光荏苒，无情的风吹散那一滴运河水，她被遗忘了，遭遇了各种摧残。女主角光鲜的身体上，裹着数不清的残枝烂片，承受着各种难以忍受的折磨。此时，观众目不转睛地关注着被污染的运河。舞台上飘起了浓浓的雾霾，崔巍解释道：首演的时候，用的是碎纸，但效果不很理想，主创人员就一场一场地试，绿豆粉、黄豆末……我们现在用的是茶叶碎末，你看看这效果，灯光下，茶灰色，压抑，是不是形象地表现了空气中的“重料”？

我盯紧了看，那一滴水，被各种重料包围，逐渐窒息，最后蜷缩着、佝偻着，一动不动。男主角是那个拥抱水滴的现代艺术家，由相知到相离，这是一场悲伤的离开。他抱着她极力旋转，悲痛欲绝，失去爱人的痛苦锥心刺骨。

我身后一个小女孩轻声问妈妈：妈妈，运河是死了吗？她妈妈轻轻地回答：没死，是被遗忘了。

掌声。这掌声是送给一滴水的女主角的。她让我们看到人类对于运河的漠然、遗忘。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死”，触及心灵。

当以大运河的终点——杭州拱宸桥作为巨大背景出现时，我似乎也幻化成剧中的人物，不，我就是剧中的一角，我在那桥上伫立。

是的，我常常在拱宸桥上四顾，胡思乱想，望桥东桥西，看桥南桥北，探桥下流水，一百年前的拱宸桥是什么模样？二百年前呢？三百年前呢？再往前，更往前呢？这桥上的块块青条石，已经被久远的时光磨得很成熟，条石上那些无名的大小孔穴、模糊不清各种字体的文字，是怎么形成的？它们都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

我这种胡乱穿越只能无功而返，拱宸桥和桥上的条石们不会理我，它们依然很安静。对它们来说，来自何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还坚强地存在着。它们冷眼旁观、静看人世，宠辱不惊，处变不惊。

拱宸桥下的流水，突然又跳上了舞台，变成了那灵动的美丽的身影。一滴运河水的前世今生，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要好好地守护！

四

大河有言。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大运河成功申遗。杭州桥西历史街区、拱宸桥、富义仓等入选申遗点，洋关旧址、通益公纱厂旧址、大河造船厂旧址划入遗产区。

这份“活态线性文化遗产”，表明杭州边使用边保护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我的左岸，我的运河。

左岸慢时光，运河新变化，是杭州的，也是中国的。

物馆都不是新盖的，是利用原来的工业厂房建设而成，真是点石成金！老作家黄仁柯对我说，他父亲原来就在这个厂里工作。我说，黄老师那你可以写写了。

继续往南走，偶尔会和钓鱼的撒网擦肩而过，他们抓鱼的神情很专注。

登桥下，是我经常来的地方。我有时会在这里的亲水平台上吹萨克斯。数年的学习，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也比较熟练了，我常吹的曲子

来周里晚来了。目光由运河七区向北转，岸边那一片的凌乱，现在已全部整齐了，是宜人的桥西公园。阳台对岸就可以直视南北西岸，河边那一排别墅很平静、不张扬，临河居，临着一条有数千年历史的运河而居，是一种什么感觉？有亲朋好友来，我常会指着对岸为他们指点，朋友们都用羡慕的口气说：你们真好，阳光台上的风景就看不完！是啊，不仅看不完，还可以沿



我的左岸，我的运河

陆春祥

着运河作无穷的想象。

下午，我会沿着运河往南走。桥西历史保护街区一定要去的。越过拱宸桥，白墙黑瓦，每一块石板似乎都有着久远的历史。左边是舒羽咖啡馆，美女同乡开的，是一个传播文化的场所，经常举办诗文朗诵、绘画、音乐等活动。二〇一二年，杭州读书节时，这里就很热闹，中外名作家齐聚。我在街角遇到余光中先生，老先生携夫人兴致勃勃地东转西转，他说：他们在享受运河，看也看不够。拱宸桥对面是几家大国药馆，张同泰、胡庆余堂、方回春堂，浙江省内各大名中医都会来坐堂。走累了口渴了，一脚拐进国药馆，倒一杯免费的茶，冒着热气，带着中药味，坐着慢慢品吧。

桥西直街还有好几个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手工艺生活形态馆。一馆看千年，常见家长带着满脸兴奋和惊讶的孩子们在细细研究。在手工艺生活形态馆有许多互动项目，油纸伞什么的可亲自参与制作，据说一把伞，光是伞结部分就要穿针引线两千多下呢。两个工人从火炉里钳出一根铁火棍，你一锤我一锤，不一会儿，一把刀的雏形就出来了。让人感叹的是，这些博

有《城里的月光》《梁祝》《真的好想你》《春风》《天路》《北国之春》等。经常是萨克斯悠扬的乐曲刚响起不久，就会有游人停下脚步，站着默默地听，有时他们竖起大拇指，有时会鼓起掌来。运河里的游船轰轰而过，那些游船上的游客往往很兴奋，他们手中的相机咔嚓咔嚓地响着，他们一定是把“萨克斯”也当成运河的风景了。此刻，平日里那些烦恼，都被一股脑儿远远抛到脑后了，游人们也在分享我的快乐吧。

三

那日，崔巍请我去看她新排的舞剧《遇见大运河》。

她闪烁着疲劳但坚定的眼神告诉我：这是我酝酿最艰难的一个作品，历时三年。有了人，才有了河，有了河，才有了运，有了运，才有了千年的繁华。我就是这么寻找人类和运河之间联系的。

依我看，这台舞剧，就是一滴水的前世今生。

这一滴水，是舞剧的女主角，她是千年运河里的一滴水。她从通州出发，一路雀跃，数河相交，直抵杭州。有了她，两岸，不，古代中国，迎来了繁荣的大时代。运河两岸的璀璨文化，流水人家，田园风光，林立商铺，喧闹人群，歌舞杂耍，繁忙漕运，外贸往来……一切的一切，都因为有

花儿开在老龙头

董雪丹

临海楼阁，也是老龙头的最高点——澄海楼。

澄海楼至清代，已演变为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观海处。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老龙头城池被毁。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老龙头再现当年雄姿。

沿着城墙下行，就是“夯土炮台”，一排木框夹玻璃制成的橱窗里，看到的都是黄土。据说，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海防吃紧，为加强沿海防卫，就用三合土夯筑炮台。一九八七年修复老龙头长城时，保留此遗址。

走过夯土炮台，有一座红色木桥，桥下也是玻璃橱窗，里面也是土，却多了葱翠的枝叶，因为伸不开而挤着嚷着。我不由得慢下脚步，对着那片绿色多看了几眼。

抵达入海石城，极目远眺，只见云水苍茫、海天一色。我的脑海却被

那段夯土炮台占据，那段仅存的历史遗迹一直默默地诉说着：这里曾经硝烟弥漫，保卫着祖国的海疆，又毁于八国联军的枪炮……

趁着团队自由活动的空当，我回到玻璃橱窗前，徘徊又徘徊。在木框和地面之间大约有十厘米的间隔里，我突然看到一朵小花正怯怯地探头探脑。我俯下身去面对它，才确定是地黄花，就是中药里大名鼎鼎的地黄。这毛茸茸的花朵如果没有绿叶的映衬，真如土地般暗淡。

从花儿上方看，橱窗里的夯土炮台就是一段沧桑斑驳、凹凸不平的残破土墙，像是被这朵小花背负着。于是我让自己低下来，低到比一株小草还要低，清楚地看到地黄就生长在土墙与石头地面之间的缝隙里，这朵小花已完全打开了自己，我看到了它绽放时的灿烂，在海风中摇曳生姿。

而你带走了笔架山上那支笔，就连甲骨文，也难不倒你。

你认识的字太多了，学富五车，让水波不兴的香江两岸，总是涨潮。有一根缆绳，却一直死死地，拽着广济桥。

地上有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天上有编号为一零零一七的小行星。

在你面前，我就是个无赖小儿，仰着隔世的脑袋，在你的画卷里看山看水。

而你，竟在一百零一岁的时候，悄然转身，弹着飞天的古琴，自如地，流连在星际，嘴里默念着那首缠绵的《伏羲花诗》：“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斯文在兹

李皓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潮州天生的一代宗师呢。

喝过韩江水的人，都把文脉背在身上，从此无论再怎样的羁旅，你都可以修身养性。

于你而言，唯有走出韩山，你才可以获得万物萌发的卦象。

先生，你是韩文公转世的吗？